

玉泉河的 美人鱼

王继霞

著

Yuquanhe

de

Meirenyu



玉泉河的美人鱼

王继霞 / 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江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玉泉河的美人鱼 / 王继霞著. — 北京：三辰影库
电子音像出版社，2017.9

ISBN 978-7-83000-277-0

I. ①玉…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6658 号

书	名	玉泉河的美人鱼
作	者	王继霞
出 版 人		王六一
出 版 发 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4 号 1306 室
网 址		http://www.sunchime.cn
印 制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3000-277-0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孙文秀

目 录

Contents

玉泉河的美人鱼	光阴的故事	玉兰怨	八号电车	狼人	夜奔
191	167	137	113	103	001

夜奔

母亲来电话说，儿子，你爸还剩下最后一口气，就想看你最后一眼，你快回来吧。母亲用哀求的语气保证：这一次是真的。

高逸江挂掉电话，三步并做两步往楼下冲，到了外面，蓦然回首，隐约看见熟悉的窗口映出一个孤单的身影。他知道那是米兰，他也知道即使在家里米兰也会戴着硕大的口罩。没有人能看到这个女人的脸，当然也没有人有兴趣看。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女人会目送他出门，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所谓目送因此打了折扣；也只有这个女人会守着一星灯光等他回家。

天气糟糕透顶，狂风大作，黑云蘸了水，大巴掌似的从天上摞下来。

逸江开着他的二手吉普车，如箭离弦般地往老家跑。雨下起来了，顷刻间暴雨如注，天地间漆黑一团。本来担心这样的天气高速公路会关闭，但为车进出的关卡敞开着，收费站的姑娘表情冰冷而僵硬。上

了高速公路后，他发现，这个夜晚，这个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赶路。前方、后方都难得见到车辆，阴森漆黑的高速公路上只有他的车发出一点微不足道的亮光和声响。雨刷器的摆速无法满足驱雨的需要，车子仿佛是在大海里航行。

爸，你要等着我，等我。逸江的眼眶湿润了。泪眼朦胧中，他看到父亲佝偻着身体一瘸一拐向他走来，其实父亲的腿不瘸，但常年超期超量的劳动负荷使他腿部关节严重受损，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高逸江是家里的老三，却是目前唯一的儿子。他姐姐十八岁时出嫁，姐夫婚后好吃懒做，是九道沟村著名的“二流子”。姐姐没出阁时眉目清秀，没笑也像是笑，透着喜兴，婚后渐渐变得愁眉苦脸，即使没什么愁事，也是一副愁苦的表情，好像她已习惯了那副表情，就像习惯往脸上涂抹大宝 SOD 蜜。他哥哥在姐姐出嫁那年，也跟村里人去山西挖煤了。早几年还寄钱回家，后又捎信说在外面找了个媳妇。媳妇也没带回来过，再后来，就没了消息。山西有人带来口信，说是死在煤井下了。他在山西哪里，又在哪口井挖煤，家里人无从知晓。

逸江曾想去找，被母亲拦下，母亲说，上哪找？再把你丢了咋办？这就是他的命。家里就指望你了，你还是好好念书吧。在逸江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爱说爱笑，营务庄稼是一把好手，唱起“讨吃调”常惹得大姑娘小媳妇又是脸红又是笑又是唾骂。哥哥出事后，他没见父亲掉过泪，父亲依然如故地牵着家里唯一的一头老黄牛去放牛，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山药——多年后城里人不屑地对高逸江纠正：山药指的是淮山药，你说的那个是山药蛋，应该叫土豆。高逸江才一脸惊异地发觉，原来叫了几十年的山药竟然叫错了。错了吗？可是生活中错了的又岂

止于此？

父亲只是变得越来越沉默，一天难说一句话，“讨吃调”更是再也不唱了。有时候逸江觉的父亲的存在一如不存在。

那一年高逸江在坝源县第一中学读高二。

一道闪电从远处深邃的夜空里扑面而来，逸江不禁打了一个激灵。这样的夜晚令他胆寒。二十多年的光阴被一道道闪电击穿了，宛如轻烟，淡了，散了。他清楚地看到了读高二的自己：清瘦的脸，黝黑，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嘴唇和下巴的线条显得忧伤。他穿的那身衣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家里土布缝制的。

那个初夏温暖的午后，他和同村的贾壮在学校袖珍似的操场上打篮球。他站在篮板下拍了几下球，准备投篮，忽然瞥见一个女孩子从他们班教室走出来，女孩子穿一件棉布白裙，宽宽的，带着自然的褶皱，走起路来腰身一收一放，起伏不定。她走过匝地的树荫，阳光穿过银杏树叶子，筛下点点光斑，明明暗暗的，没来由地叫他不安。

他手里捉着球，脖子像鹭鸶似的越伸越长，贾壮捅捅他的胳膊肘，说：看什么呢？小心看到眼里拔不出来。

逸江回过神来，挠挠头发，有点羞涩地笑笑，把球传给贾壮。

贾壮和逸江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小学、初中都是同学，后来又一起考入这所全县唯一的高中，也是县里的最高学府，俩人要好得形影不离。贾壮个儿不高，寸头，壮实，眼神很亮，无处宣泄的荷尔蒙憋出一额头青春痘。贾壮投了一次篮，没头没脑地说：“麻杆”那小子，我现在咋越看他越不进眼？干脆叫上哥几个收拾他一顿！“麻杆”是他们班长，叫张少山，他发育得太玉树临风了，麻杆一样飘过来，

让人提心吊胆，怕他随时会跌倒在地“咔嚓”一声断成两截，贾壮就给他起了外号——麻杆。

壮壮，班长咋惹你了？逸江不解。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门派一样，班上的同学基本分成两派，一派是高逸江、贾壮、“几何”这些从农村来的，父母大多是“修理地球”的；另一派是“麻杆”、欧阳木兰（刚才惊鸿一现的穿白裙的女孩子）、李晓莲这些家在县城的，父母大多是国家干部，端的是金饭碗、银饭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与高逸江他们相比明显不同。据说“麻杆”的父亲是县财政局局长，欧阳木兰的父亲是县里鼎鼎大名的欧阳副县长，用新世纪的语言说，他俩就是县级的“官二代”。在20世纪90年代，“拼爹”这个词尚未进入国人的词典，不过“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一类理论也已经深入人心。逸江对“麻杆”的印象还不错，因为“麻杆”身上似乎并没有县城孩子身上那种令人生厌的优越感，他对同学们都很友好，前几天他还带来几件自己的旧衣服，给班上家庭困难的同学穿，确实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重要的是旧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让过于自卑而又过于自尊的农村同学感到诚挚的同窗情谊，没有一丝施舍的意味。

“麻杆”没惹我，可是你没见他每天早自习、晚自习在教室后头那片空地上来回地走，拿本书摇头晃脑地念，鬼才知道他念什么呢，只要欧阳木兰走过去，他那两眼就大放贼光，就字正腔圆地念“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你说可气不可气？更可气的是欧阳木兰好像也不恼，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她还对“麻杆”悄悄笑了一下，脸红红的，这不是鼓励“麻杆”继续念么？欧阳木兰轻易不跟男生说句话，对哪

个男生笑过？凭什么对他“麻杆”笑？她咋不对我笑呢？贾壮越说越气愤，简直要拍案而起了。

贾壮的话分明不合逻辑，有点孩子气，有点无厘头，甚至有点可笑。逸江却没有意识到，他的心重重地一颤。

晚饭照例是粗硬的玉米面馍，每咽一口嗓子眼会拉得生疼，菜由值日生用铁桶从学校厨房提到宿舍，大家排队打菜，每人一碗，面目模糊的山药、豆角，身份可疑的菜叶潜伏在黄褐色的菜汤里，偶尔也能从中捞起一块肉——差不多相当于中彩的概率，虽然那年月彩票尚未进入寻常百姓家。坝源县一中以难以下咽的学生餐著称，也因此极大地提高了坝源县一中的美誉度和学生家长的满意度。当时流传的一个段子是：一位妈妈颇为欣慰地对别人说，一中给学生盛菜的桶让狗舔，狗都不舔，狗精着哩，狗嫌难吃哩。这是否有悖常理？当然不。坝源县人相信，娃娃们只有挨了饿，吃了苦，才能用功读书，发奋努力，这种自然朴素的教育思想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理念可谓一脉相承，不谋而合。那晚，高逸江中彩般幸运地从那碗黄褐色的菜里夹到一块肉，一块颤巍巍的肥肉，他甚至来不及嚼，便贪婪地囫圇一口咽下肚——颇有猪八戒食人参果之趣。彼时，他全身的骨节肌肉嘎巴嘎巴地生长着，血液像涨潮的小河汨汨滔滔地流淌着，他年轻的身体渴望营养，像干旱的土地渴望春雨。

贾壮拉着他往操场跑，说有事找他，逸江一边跑一边咽下最后一口玉米面馍，显然意犹未尽。

到了操场，贾壮从兜里掏出一块白面饼来，递给逸江，仗义地说：

“我上星期回家带来的白面饼，还剩两块，咱俩一人一块。”

又说：“逸江，咱俩是不是铁哥们儿？”

“当然，壮壮，两肋插刀！”

贾壮忽然显得有点忸怩，有点羞赧，这种表情出现在一向豪爽的贾壮脸上，逸江觉得胳膊上立即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半晌，贾壮郑重其事地递给逸江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逸江疑惑地打开一看，惊着了，因为他手里拿的是传说中的情书，货真价实的情书，贾壮写给欧阳木兰的情书。再往下看，他几乎屏住了呼吸，因为他被贾壮的文采给惊着了。从先秦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美中不足的是，“偕”写成了“谐”），到汉代的“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唐代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美中又不足的是，“犀”字少写了一个点），宋代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逐一被用来佐证他对欧阳木兰忠贞的爱情。

贾壮说，逸江，明天早晨你值日的时候帮我把这封信夹到欧阳木兰的书里，她会看到的。说着，他又捧起那封信，用一种无限深情的语调念了起来。黄昏时分的那抹余光，给他的脸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他额头上的青春痘那么饱满，那么茁壮，那么繁茂，像即将绽放的艳红花蕾。

逸江从未像这一刻这样佩服贾壮，他想自己是写不出这样如泣如诉的情书的，自己也绝对没有勇气像贾壮那样声如铜钟、激情四射地表达爱情。不过佩服之余，他又有些迷惘：贾壮写作文的时候，怎么丝毫看不出他的文采呢？语文老师给贾壮的作文评语，长点的是“狗屁不通！”“放狗屁！”，短点的是“狗屁！”（当然老师不忘用刺

目的红笔和怒放的笔迹强化效果)难道贾壮的文采只有遇见欧阳木兰,才能像“万斛泉涌,不择地而生”?

壮壮,逸江的声音不知怎么有点艰涩,他说,追“冷妹妹”的难度系数五级,太难了,其实你可以换个人,比如追李晓莲,或者追周芳,或者追……

我贾壮要么不追,要追就追“冷妹妹”,我不怕难,越难就越有挑战性,我天生喜欢挑战!贾壮斩钉截铁地打断逸江的话。因为欧阳木兰对待男生态度冷傲,她在班里年龄又最小,贾壮就免费赠她外号一枚——冷妹妹。

为什么让我去送情书?逸江抗议。

因为你明天值日呀,还因为,你忘了吗?你从小树立的远大理想就是当一名地下工作者。贾壮挤挤眼,嘻笑着在逸江肩上轻轻打了一拳,这意味着抗议无效。

第二天,高逸江果然顺利地把那封情书夹在欧阳木兰的语文课本里。贾壮太了解他了,他从小就想当送信的地下党员,可是到了真正像个地下党员般送信的时候,他送的却不是情报,而是情书,情报与情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谬以千里矣。逸江不禁在心里苦笑。

课间休息时,逸江发现那封情书被揉成一团,扔在欧阳木兰的课桌下。

又是夕阳西下时,在操场,贾壮背靠着篮球架,默默收起那封皱巴巴的沾了泥污的他的平生第一封情书。天际最后一抹残红映照着他脸上“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表情。

逸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的兄弟,这次“兵败滑铁卢”显然让贾

壮很受打击。

大约十天后，贾壮又把送情书的光荣任务交给逸江。贾壮胸有成竹地说：明天是五月十五号，是“冷妹妹”的生日，我这封情书就是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你怎么知道她的生日？逸江惊得张大嘴巴，忘记合拢。

山人自有妙计。贾壮故弄玄虚，得意地说，只要我想知道我就能知道，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只是一瞬间，贾壮脸上的得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云。他下意识地低头踢着脚下一颗小石子，闷闷地说：逸江，你猜欧阳木兰会接受我的爱吗？我那么那么爱她，她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我并不要求她也爱我，不，我没有那么贪心，我只希望她接受我的爱就足够了。

她会接受吗？贾壮抬起头，一脸期待地望着逸江，好像此刻逸江就是欧阳木兰的代言人。

当然会接受。逸江十分肯定地点头。

于是，逸江又一次客串了送“信”的地下党员。

欧阳木兰显然不喜欢这份生日礼物，因为课间休息时，逸江发现贾壮的第二封情书被毫不容情地遗弃在地上，已经粉身碎骨。

逸江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残骸”，他交给贾壮时，贾壮捧着那些脏兮兮的碎纸片，好像捧着自己碎了一地的心。二度“兵败滑铁卢”让贾壮受了内伤，他一言不发地走了，满脸“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惨淡。

仅仅隔了一个星期，“壮士一去兮又复还”，借用新世纪的语言说，贾壮满血复活了。他又带着一封文采加十分、痴情加二十分的情书来找逸江。

历史再次重演……

周末，高逸江正在宿舍整理数学的课堂笔记，“几何”冲进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欧阳木兰在路上被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快……

不等“几何”说完，逸江已经飞奔出去，骑上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学校外面跑，“几何”追了几步，跳上逸江的自行车后座。“几何”名叫葛庆安，他家在九道沟村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家里兄弟姊妹多得像糖葫芦似的能串一大串，他是夹在中间的一个。一件衣服要上面的穿几茬才能落到他身上。每周回家他妈都要给他备好一周的玉米面馍和咸菜，他就日日靠咸菜和玉米面馍为生。但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和欧阳木兰争夺第一名的宝座。他在数学方面有着惊人的天分，即使数学课上他刚从睡梦中被叫醒，也能在数秒钟之内解出黑板上一道别人还没来得及看懂的立体几何题，任同学们羡慕的、嫉妒的、有点恨的目光，和以强硬闻名的数学老师含笑的欣赏的目光，像轻柔的蜘蛛网披在他身上。鉴于此，“外号专业户”贾壮理所当然地赠他外号一枚——几何。

逸江不顾快要散架的自行车噌噌嘎嘎的呻吟，把车轮蹬得简直要飞起来。他们从学校大门出来，径直上了那条从一中通往县城的唯一的公路。

欧阳木兰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三辆自行车包抄截住的，一个尖嘴猴腮的瘦猴子似的男人抓住她的飞鸽自行车车把，她挣扎了几下，不得不停下来。环顾四周，公路两边是一片旷野，荒无人烟。

哥跟了你好几天了，你这小丫头真是迷死人不偿命啊。一个大块

头男人傻呵呵地笑着说，走，跟哥去看录像，录像厅是我一个哥们儿承包的，看录像不要钱。

欧阳木兰气鼓鼓地说：“让开，我还要回家写作业呢。”

怪不得哥听说人家叫你“冷妹妹”，真够冷，好，有个性。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说，哥就好这一口，够冷才够味儿，热了哥还不稀罕哩。

“刀疤”男伸手想摸欧阳木兰的脸，木兰一偏头，躲开了，脸涨得通红。

“把你的脏手拿开！”高逸江恰在这时赶到，大吼一声。

“大块头”轻蔑地上下打量逸江，说：你吃饱了撑的敢管爷的闲事，去，回家找你妈吃奶去。说完，三人爆发出一阵狂笑。

逸江瞄准“大块头”的鼻梁，结结实实就是一拳，笑声戛然而止。逸江从小干农活，并不缺少力气，但他毕竟缺乏打架的经验。很快，逸江和“几何”被打倒在地。

逸江用手护住自己的脑袋，拳打脚踢中他蓦然看见站在路边一棵杨树下的“麻杆”，“麻杆”的脸色那么苍白，逸江忘记了疼痛，心里涌上一种怜悯的情绪，对“麻杆”的怜悯，因为这一瞬间他深刻地了解了“麻杆”的悲哀，类似于温室里长大的花的悲哀，失去了血性的男人的悲哀。看得出来，“麻杆”多么想冲上“战场”，可他一动也不能动，像个被钉子钉住了尾巴的壁虎一样。与此同时，逸江感觉到热滚滚的血液从身体深处源源不断地涌出，沸腾翻滚，回旋上升着涌向他的四肢和大脑——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

敢打我兄弟？爷跟你们拼了！贾壮仿佛神兵天降，把书包抢得呼

呼生风，他的书包已经过改良，里面装的不是书本，而是一块砖头。逸江和贾壮并肩“作战”，像两只刚下山的小老虎，颇有威风凛凛的气势。

我们是白刀会的，敢跟我们作对，小兔崽子不要命了？“瘦猴”男胳膊碰上贾壮的书包，疼得龇牙咧嘴，寒光一闪，他亮出一把明晃晃的折叠刀。

命算什么？贾壮抹一把顺着耳朵淌下来的绛红色的血，目光变得冷如刀锋，嘴角却有隐隐的笑意，生死关头他居然不忘“吊书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一场混战拉开序幕。同班的杨斌、杜志学、陈凯杰也陆续赶到，投入“战斗”。暮色渐浓，惯常在这片坝上地区肆虐的黄风刮起来了，猛烈的风席卷着沙砾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沙土像雨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风声、打斗声、撞击声、粗重的喘气声，每一种声响都透着腾腾杀气，让人毛骨悚然。有人受伤了，血在昏暗中发出腥气，还有股奇异的香味儿。

最终，高逸江一方首战告捷，三个“白刀会”落荒而逃。

几天后，父亲风闻逸江打群架的事，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暴怒，不顾逸江旧伤未愈，把他摁在炕上，用鞋底子狠狠揍了他一顿。一边打一边咆哮：“叫你不好好！叫你打群架！你还敢不敢？”

后来的事情可以用新世纪的语言系统作如下表述：恨铁不成钢的父母们纷纷祭出鞋底子、笞帚、皮带等“上古神器”，犯错的孩子们心领神会地喊出通关密语——以后再也不敢了，才又一次顺利度过成长历程中的“生死劫”。

打架事件后，高逸江走在校园里，感觉到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们目光中的崇拜，好像他是传说中的战斗英雄，这让他足足兴奋了半个月。

当然也有小小的失望，因为那样的目光中并没有欧阳木兰的。

二

高逸江冒险加快了车速。车仪表上显示，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二十分。风似乎慢慢温顺起来，但倾注过来的雨越来越大了。回家的路有三百公里。幸好油箱里的油是满的。外面喧嚣，车里却是寂静的，夜路漫漫，他的思绪一会儿飘远，一会儿又飘近。忽然想起不知在哪里看到的句子：天为什么会下雨？因为它爱上了大地。雨点撞击的声音，是它的心跳声。

——就像高逸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欧阳木兰。

暑假快结束的一天，母亲包了莜面饺子让高逸江给他二姨送去。逸江不赶时间，轻松地骑着那辆快要散架却硬撑着不肯散架的自行车，走了二十多里路进了县城，经过粮食局、电影院，从县医院家属大院边上的巷口进去，朝着青龙河的方向骑，再过了青龙河上那座小桥，拐个弯就到二姨家了。青龙河虽然小，但来历不凡。传说古时候这沟里并没有水。那时天上玉皇大帝一位下凡游乐人间的女儿到了这里，爱上了带兵驻守在这儿的一位将军，女神身披战袍，英姿飒爽，将军骑汗血宝马，舞青龙剑，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可是女神推迟了归天